

陶別方滄东
以覓唐
不亦
逸气

〔梁〕王

筠撰

黄大宏校注

王筠集校注

中華書局

〔梁〕王筠撰 黃大宏校注

王筠集校注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王筠集校注 / (梁)王筠撰; 黃大宏校注. —北京 : 中華書局, 2013.9

ISBN 978 - 7 - 101 - 09367 - 4

I. 王… II. ①王…②黃… III. 中國文學—古典文學—作品綜合集—南朝時代 IV. I213.91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數據核字(2013)第 107570 號

責任編輯: 俞國林

王筠集校注

[梁]王 筠 撰

黃大宏 校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· 11 1/4 印張 · 2 插頁 · 330 千字

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-2500 冊 定價: 35.00 元

ISBN 978-7-101-09367-4

前言

梁代文學家、書法家王筠，琅邪王氏後裔，字德柔，一字元禮，小字養，法號慧炬；齊建元四年（四八二）生，梁大寶元年（五五〇）卒於侯景亂中。王筠在永明年間度過了少年時代，未及當時文壇的風雲變化；但自齊明帝建武四年（四九七）開始文學創作活動後，因家學薰陶，群賢滋養，終能秉承永明文學的流風遺韻，馳聘文壇五十餘年，蔚為梁文學的一位大家。

天監前期，因王筠積極實踐永明聲律理論，得到沈約的賞重。天監十四年（五一五）以後，昭明文學集團及梁代中期文學繼起，固然令齊梁兩代文學生出差別，永明文學的氣韻風範仍潛運其中，他與劉孝綽並得蕭統禮敬，又活躍於文壇十餘年。東宮易主後，王筠曾受到過冷落，但蕭綱也說過「王筠本自舊手」（《梁書·蕭子顯傳》）的話，仍肯定了他在梁代後期文壇的地位。因此，王筠的創作基本與蕭梁立國相始終，經歷了梁代文學的各個主要發展階段；與帝室、高門貴族、上層僧侶及衆多文學家有複雜的姻戚與師友關係，這在當時作家中是罕見的。

瞭解王筠的人生與創作，對深化梁代文學及古典詩史研究，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。

一 王筠的仕途人生與文學創作歷程

文學是王筠畢生的追求。他的百卷文集，在數量和規模上已遠邁前人時賢；「一官一集」的編集方式尤其體現出創作意識的強烈自覺性，也必然內蘊五十餘年的文學創作歷程，及與時人交遊往來的豐富史料，若能保存至今，其文學史地位必將大為改觀，對梁代文學研究也是一筆難以估價的寶貴財富。但王筠僅存六十七篇詩文，要根據這些作品對其創作歷程進行細緻分期，並對其創作與梁代文學各階段的關聯作出準確界說，都是不太現實的。但是，《梁書》本傳對其生平有較完整記載，再結合本身作品及相關史料，尚能就其一生行跡作出較清晰的說明，大體瞭解他與梁代政治及文壇的依違關係。

自天監三年（五〇四）起家，至普通元年（五二〇）丁母憂去職，是王筠人仕後的第一個階段。此前他已享有文學聲譽，「幼警寤，七歲能屬文。年十六，為《芍藥賦》，甚美」（《梁書》本傳）。與從兄王泰及謝覽、謝舉四人並獲時譽。他在二十三歲時，釋褐為中軍臨川王宏行參軍，又遷太子舍人，侍從年僅四、五歲的昭明太子，由此踏上近三十年的追隨歷程。天監六年，王筠任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綜主簿，參與神滅與神不滅的大論戰；並隨著沈約遷尚書令、行太子少傅，又除尚書殿中郎，與之建立起密切的文學交往。此數年間，王筠在府、宮、朝之間不斷遷轉，關鍵即是文學。殿中郎用人首重文學，梁武帝曾指出：「此曹舊用文學，且居鴈行之首，

宜詳擇其人。」（《梁書·張緬傳》）但因職非清要，素為琅邪王氏所輕。王筠態度卻很積極，傳曰：「王氏過江以來，未有居郎署者，或勸逡巡不就，筠曰：『陸平原東南之秀，王文度獨步江東，吾得比蹤昔人，何所多恨。』乃欣然就職。」（《梁書》本傳）他引陸機、王坦之故事為受職依據，傾向於以文華著稱的陸機，所謂「何所多恨」顯示出作為文人的價值取向。

天監九年六月，吳均隨建安王赴任江州時，王筠與蕭子雲為之送行，吳均作《酬蕭新浦王洗馬二首》以留別，時王筠為太子洗馬。洗馬掌文翰，既需文學素養，也用以積累官資。王筠在十年中已遷至太子中舍人，掌東宮管記，地位不斷攀陞，傳云：「昭明太子愛文學士，常與筠及劉孝綽、陸倕、到洽、殷芸等遊宴玄圃，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：『所謂左把浮丘袖，右拍洪崖肩。』其見重如此。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。」可見王筠在入侍東宮數年後，已成為昭明集團的中堅。更因文學追求的接近，尤得沈約激賞。天監六年，沈約郊居閣齋落成，王筠為其作有《草木十詠》，並受邀鑒賞《郊居賦》音律之妙，因表現突出，成為沈約眼中獨步一時的晚來名家。隨著王筠陪侍宮朝宴遊活動的頻繁，其文學才能也得到梁武帝的承認，天監十四年八月，梁武葬釋寶誌于鍾山獨龍阜開善寺，敕命王筠為之撰寫碑文，時王筠已遷為中書郎。另外，王筠在天監十三年至普通元年十月間，又曾以中書郎兼湘東王繹府國郡事。此期累官至太子家令，復掌東宮管記，直到母親亡故。這十六年間，王筠累佐強藩，侍從東宮，又自

尚書至中書，在四十歲前班陞七階，仕途平順，雖居官不高，卻職屬清要，尤其在文學方面比較活躍。但在政治上與晉安王蕭綱始終未見關聯，埋下了很大的隱患。

王筠仕途的第二個階段，以居喪復起始，至出守臨海被訟落職終，歷時十年。普通六年（五二五），王筠以吏部郎復職，約在大通初（五二七）遷太子中庶子，再入為昭明僚屬，又相繼領羽林監及步兵校尉，中大通二年（五三〇）遷司徒左長史。就在其仕途不斷上陞的時候，卻突然遭遇昭明太子去世的打擊，這一重大的政治轉折令王筠的人生隨之發生變遷。自王筠入侍東宮以來，主賓融洽，倍受禮敬。隨著蕭綱繼立，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，王筠自東宮出守臨海，遭遇人生低谷，詩風隨之而變，在圓轉流美的詩美追求之上，流露出「窮而後工」的面貌，雖是倏然閃現，也是一時高唱。

王筠此前曾歷事臨川王宏、豫章王綜、湘東王繹，有一定的政治基礎。但普通六年豫章王叛逃入魏，次年臨川王薨，昭明卒時，湘東王年方弱冠，又與蕭綱關係密切，故當東宮易主時，其政治基礎已經崩潰。昭明去世後，蕭綱排斥王筠的跡象甚為明顯，如中大通後期完成於湘東王雍府的《法寶聯璧》一書就與王筠無關，而參撰諸臣中不乏昭明舊屬，且王筠尚是佛徒；其在中大通五、六年間還朝時，又因侵刻被劾；加之自大同元年王筠二次復起至蕭綱即位前，始終未能再入東宮，都顯示出他被邊緣化的事實。但應指出，王筠存詩中仍有與蕭衍、蕭綱父

子在中大通三年九月相與唱和的三首作品，將新主舊臣再次聯繫到一起的媒介仍是文學，只是與新太子集團之間的隔閡尚有待消除。因此，他在《早出巡行矚望山海》一詩中流露出飄零落寞的心理，五年秋所作《和劉尚書》一詩仍惆悵不已，《答元金紫餉朱李》、《摘園菊贈謝僕射舉》等尚具明顯的干謁意味，在其詩中都很特別。

大同元年（五三五）二月，王筠二次復起，在走過一段較為暢達的仕途之後，於侯景之亂中慘淡謝世。此間，王筠先起為紹陵王綸長史，至三年正月出府遷秘書監，隨歷太府卿、度支尚書，數年間已漸近權力中樞。大同七年，這一不斷上揚的陞遷之旅又遇到了一次挫折，蕭介出任侍中，阻斷了王筠的人相之路。至再徙為光祿大夫，復遷雲騎將軍、司徒左長史時，已至中大同元年（五四六）。太清三年（五四九）五月，蕭綱即位；六月，立長子宣城王大器為太子，以王筠為太子詹事，作為東宮職僚之首，任總宮、朝，是王筠一生居官的頂峰，依當時情勢，雖有臨危受命意味，亦不過是備位而已。大寶元年，有盜夜入王筠借居的國子祭酒蕭子雲宅，王筠因驚懼墜井而卒，結束了他平靜而不失波瀾的一生，時年六十九歲。

王筠的後期創作在其百卷文集中占到四十卷之多，分別編為《太府》、《尚書》二集；但《太府集》十卷已不見於《隋志》，《尚書集》三十卷也僅存少量詩文。這最後的十六年應當是王筠文學創作的成熟期，但無情的戰火將他的主要成就永遠湮沒在歷史之中，不可復睹。

二一「一官一集」體及其詩文輯考

文集體例不僅是作品的編排方式，更是作家對文學創作的性質與過程的理解與記錄方式。王筠對文學史的一大貢獻，是確定了以仕歷為斷限，按任官順序編定系列文集的體例，即「一官一集」體，按此編成的文集，有《洗馬》、《中書》、《中庶子》、《吏部》、《左佐》、《臨海》、《太府》各十卷，及《尚書》三十卷，共八種。其意義是，突破以文體類型為撰集標準的作法，在「一官一集換頭銜」^①的架構下，以任官的時空綫索編集作品，在一集之中及各集之間建構起作家的創作編年史，使文集成爲一生居官爲文之跡的記錄，這是文集體例史的創新。

文集編集體例起于齊梁。四庫館臣指出：「集始於東漢。……其區分部帙，則江淹有《前

集》、有《後集》；梁武帝有詩賦集，有文集，有別集；梁元帝有集，有小集；謝朓有集，有逸集；與王筠之一官一集，沈約之正集百卷，又別選《集略》三十卷者，其體例均始於齊梁。蓋集之盛，自是始也。」^②上舉諸集多已佚失，僅就名稱忖度，知「一官一集」體確有其獨特之處。除

王筠諸集外，以上諸集都以文體類型為編撰的準，以武帝諸集最爲明顯；《梁元帝集》與《小集》、《沈約集》與《集略》應當是全集與選集的關係；謝朓《逸集》應出於後人補輯，與正集也無編年特徵。只江淹前、後集的關係與之略同，《梁書》本傳稱其「著述百餘篇，自撰爲前、後

集」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別集類「江文通集四卷」提要說：「考傳中所序官階，止於中書侍郎，校以史傳，正當建元之初，則永明以後所作尚不在其內。」故江淹二集是各錄建元初以前與永明以後詩文而成，因此呈現出大致的時間區分。那麼，王筠按「一官一集」原則編成的八種文集無疑具有明顯的創新性，它對創作歷程的劃分更細緻，體現的變化更清晰，傳達出的創作意識的自覺性更強烈，正如宋祁所云：「每官各爲一集，獨有王筠。由是而觀之，其有意乎作者之事矣！」^③事實上，完整的王筠集應當是一部梁代文學編年史，它的散佚不僅是王筠的損失，更是梁代文學研究的損失。

「一官成一集，詩學源流正」^④。王筠的創舉引來歷代文學家的追隨，尤以對《臨海集》的模仿最突出。這一用所經歷或任官地名取代官名的命集體例，使文集的編年紀行特徵更鮮明，「一官成一集，盡付古河頭」^⑤，一生行跡，開卷了然，《浩然齋雅談》卷上說：「坡翁謂陳師仲曰：『足下所至，詩但不擇古、律，以日月次之，異日觀之，便是行記。』」揭示本義極爲明瞭。

合乎這一體例的，唐人有鄭谷《雲臺編》、《宜陽集》二種^⑥。進入宋代，取法者尤衆，楊億「所著《括蒼》、《武夷》、《潁陰》、《韓城》、《退居》、《汝陽》、《蓬山》、《冠黿》等集，《內外制》、《刀筆》，共一百九十四卷」，皆屬此類^⑦；楊萬里有《江湖集》、《荆溪集》、《西歸集》、《南海集》等九種，就是仕途遷轉記錄與詩風變化之跡的結合，即「楊誠齋詩一官一集，每一集必一變」^⑧。

范成大也是一個顯例，「初效王筠一官一集，後自哀次，爲《石湖集》一百三十六卷」^⑨，包括《驂鸞錄》、《桂海虞衡志》及《吳船錄》等，有「一官一集之傳遠，尚得垂身後之名」的稱譽^⑩。另如徐鉉《騎省集》與蘇轍《樂城集》、《樂城後集》、《樂城第三集》，以及陶弼《邕州小集》^⑪、陸游《劍南詩稿》、洪皓《鄱陽集》^⑫、董嗣杲《廬山集》與《英溪集》等皆屬此類，此後一直延用至明清，足見文人對此體的鍾愛。

王筠集至唐初已不完整。若不計目錄，《隋志》著錄五種四十八卷，無《吏部》、《中庶子》、《太府》三集。《舊唐志》增出《中庶子集》十卷，共六種六十一卷；人宋未見著錄，當散失殆盡。至明代始有輯本，《詩紀》卷九六收詩四十一首，《梁文紀》卷十四收文八篇；最初的詩文合輯是張燮的《七十二家集》本《王詹事集》，再經張溥整理，收入《百三家集》卷九五，共補文九篇，除誤收《雲陽記》外^⑬，共得五十七篇。《全梁詩》卷十與《全梁文》卷六五大體沿襲了這一格局，至逯欽立又略有突破，依據《初學記》和《韻補》又得六首，收于《梁詩》卷二四。經考，《觀海詩》乃王微佚作，《以服散鎗贈殷鈞》是吳均詩，故實爲四首。筆者又輯得文二篇、詩一首及殘詩四組，文即《習戰備教》和《造立騰霄觀教》（出《文館詞林》卷六九九），詩爲《劉孝綽元廣州景仲座見故姬》（《玉臺新詠》卷九）；殘詩見本書卷下《失題一》、《失題二》、《野中吟》及《詩》乙的第四組，分別出自《補注杜詩》和《韻補》。綜上，王筠存文十八篇，詩四十九首，僅

當數卷規模，故張溥在《王詹事集》題詞》中說：「隱侯遺文頗廣，元禮則寥寥鮮存。……其文傳不傳，亦各有命也。」

三 王筠詩歌的藝術特色及「能壓強韻」說的內涵

王筠一生經歷未廣，很少接觸社會下層，這多少限制了視野，未能在尚聲律、重詞采的文學風氣中樹立起獨標一幟的個性化詩風，其個人特色恰恰與主流文學風氣有關。其詩以應和酬唱之作爲多，有五言二十首，四言一首，如《侍宴餞臨川王北伐應詔》、《和孔中丞雪裏梅花》等，重對偶，用典密，句式整飭，有板滯、堆砌之病。《古詩鏡》卷二三評其《寓直中庶坊贈蕭洗馬》曰：「王筠下語方整如砌，絕少氣韻流動，『霜被守宮槐，風驚護門草』，此是小兒排語。」大抵指出這類作品的不足。這種情況的出現，與王筠以學識爲詩的傾向有關，其爲人「清靜好學」，《自序》又講到一生苦讀並手抄經史子集的情況；且與王筠唱和者，主要是梁武帝、蕭綱及士族名流，其詩難免有借隸事以炫博，因對偶以求工的特點，與沈約、任昉等人的情形非常接近。但這類詩體現了王筠與永明文學的淵源，以及藝術技巧上的特點。

王筠在齊末開始創作，卻與永明文學淵源深厚。祖父王僧虔與族叔王儉不長於文學，但對永明文學都有影響；特別是享有永明體奠基人之譽的王融是他的從兄弟，因而使永明文學

對他的影響具有明顯的必然性。王融母爲謝惠宣女，王筠少時又與謝覽、謝舉兄弟交好，故與謝朓也未必緣慳一面；建武四年（四九七），王筠作《芍藥賦》時，謝朓正自宣城歸朝，對少年王筠當有影響。永明文壇宿將劉繪與王融是內親，故王筠與劉孝綽兄弟也是世交兼同道；加之沈約對青年王筠的提攜褒獎，都是造就王筠詩風特點的重要條件。沈約說「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，平生意好，殆將都絕，不謂疲暮，復逢於君」（《梁書·王筠傳》），就視之爲永明文學的傳人。因此，在應和酬唱領域，王筠開創了「能壓強韻」的同韻自和技巧，對永明文學重聲律的特點有所發展。

王筠作詩長於聲韻，王、沈之交，就建立在善於運用聲韻調和詩歌音樂美的基礎之上。比如，「約製《郊居賦》，構思積時，猶未都畢，乃要筠示其草，筠讀至『雌霓（注：五激反）連蹙』，約撫掌欣抃曰：『僕嘗恐人呼爲霓（注：五鷄反）。』……約曰：『知音者希，真賞殆絕，所以相要，政在此數句耳。』」（《梁書·王筠傳》）此乃善於隨文辨聲之著名例證。

《古今通韻》卷三「霓」字注云：「范蜀公鎮曾召試學士院，其詩用『彩霓』字，學士判爲失韻，引沈約《郊居賦》『雌霓連蹙』作人聲讀爲據，當時士子爲之憤懣。司馬文正公光曰：『約賦但取聲律便美，非霓不可讀平聲也。』……蓋以賦句爲『駕雌霓之連蹙』，連五字平，爲不諧叶，故云。原非謂『霓』祇讀『臬』，不讀『倪』。」案司馬光的意思是說，在「駕雌霓之連蹙」一句

中，除「駕」字屬去聲外，餘五字連平，有失諧美；王筠將本屬於平聲的「覓」讀爲入聲，便使全句語流平中見折，吞吐有致，並不是說「覓」字不可讀作平聲。事實上，這應該是叶韻的一個例證，而且在南北朝時期的語音實踐中也並非孤證，司馬光的說法是符合實際的。關於永明文學重視聲律的記載中，很少有如此生動具體的事例，只有王筠長於借助音聲變化營造詩歌的節奏美，纔能初見草稿即有此出色表現。謝朓的「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」一語出自《王筠傳》也絕非偶然，所謂「圓美流轉」，以語言流暢、聲韻協調爲標誌，正是沈約對王筠詩歌的一貫評價，「語如轉彈逢真賞」，《報王筠書》稱道其詩「聲和被紙，光影盈字。……會昌昭發，蘭揮玉振，克諧之義，寧比笙簧」，故「擅美推能，實歸吾子」，與其論謝朓詩「調與金石諧」相一致，體現了沈約對王、謝在詩美追求共通性的認識，這是王筠在唱和詩創作中形成「能壓強韻」特色的基礎。

在晚唐以前，「強韻」一詞獨見於《梁書·王筠傳》，曰：「筠爲文能壓強韻，每公宴並作，辭必妍美。」這應是對王筠詩歌藝術特點的普遍看法。在傳文語境中，「能壓強韻」在沈約「啓高祖」事前，按沈約卒於天監十二年，則這一特點在天監十二年前已經形成；出在「公宴」之際，又當與唱和時的用韻方式有關。宋孫何漢曰「壓強韻，示有餘地」，宋祁說「已輕安仁爲老聲，更惱王筠賦強韻」，均極言其難，也應是《梁書》記載的本意。對「強韻」一詞的使用首見於晚唐，以宋人使用最多，所有詩例皆涉及與用韻相關的三種唱和方式，即出韻、疊韻與分韻。先是出韻，即李商

隱稱「呼唱首曰強韻」（《書叙指南》卷五詞章詩闕下）之意，另如皮日休《寒夜文宴聯句》「清言聞後醒，強韻壓來艱」與黃滔「強韻押難，非才頗愧」^④二例。宋代有蘇軾《廣倅蕭大夫借前韻見贈，復和答之》「贈我皆強韻」與陳師道《和舅氏公退言懷》「追陪強韻愧難過」等例。出韻難押，非大力者難爲，《金玉詩話》「押筵字」條載王師旻戍江左，有人夜夢女子在空中以巨筵筵物，落地者都將死於戰亂，其中就有徐鍇，後果知徐鍇已死於圍城之中；此後，「王文公兄弟在金陵，和王微之哲《登高齋》詩，押「筵」字韻，平甫曰：『當時徐氏擅筆墨，夜圍夢墮空中筵。』此事奇譎，而盤屈強韻中，可謂拽虎手也」^⑤，說的就是這種情況。當然，若酬唱者次韻相和，原韻更是強韻，如陳造《次韻王簽判二首》「新詩出強韻」所指。其次是疊韻，即詩人同韻自和。范成大有《復次前韻呈時舉》詩，所次「前韻」者，指他的《招……耿時舉避暑，次時舉韻》詩，且前詩有「賡詩代僕吟，非敢玩強韻」句，知爲次韻自和。第三是分韻，有蔡襄《憶弟》「酒酣襞紙探強韻」等例。

「強韻」的內涵又可用王筠自己的詩來驗證，南宋葉夢得在《玉澗雜書》中對此有明確評論，「唐以前人和詩，初無用同韻者，直是先後相繼作耳。頃看《類文》，見梁武同王筠《和太子懺悔》詩，云仍取筠韻，蓋同用『改』字十韻也。詩人以來，始見有此體。筠後又取所餘未用者十韻別爲一篇，所謂『聖智比三明，帝德光四表』者，比次頗新巧。古詩之工，初不在韻，上蓋欲自出奇，後遂爲格，乃知史于諸文士中獨言筠善押強韻以此。」對明確「強韻」的內涵有很强的

指導性。中大通三年九月，蕭衍父子與王筠唱和，蕭綱先作《蒙豫懺悔詩》，武帝及王筠各以《和太子懺悔詩》與《和皇太子懺悔詩》一首相酬，即「梁武同王筠《和太子懺悔》詩」，今三詩俱存，在用韻上沒有關係。但王筠尚有《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詩》一首，其小序記載第二輪唱和的情況說：

《奉和皇太子懺悔詩》，仍上皇宸極，聖旨即疏降，同所用十韻。私心慶躍，得未曾有，拮採餘韻，更題鄙拙。

即武帝據王筠《和皇太子懺悔詩》的韻另作一首，就是筠序所謂「同所用十韻」，及葉氏所說「仍取筠韻，蓋同用『改』字十韻」完成的那一首。接著，王筠「拮採餘韻，更題鄙拙」，又作《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詩》。在此兩輪唱和中，存在王筠出韻，梁武同韻相和及王筠同韻自和的過程。王筠《和皇太子懺悔》今存「改、采、罪、海、待」五韻，《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詩》則用「海、在、殆、凱、宰、彩、箴、倍、琲、彩」十韻，皆屬「十賄」部；除「海」、「彩」重出外，與筠序所稱「拮採餘韻」合，也與葉氏所說「筠後又取所餘未用者十韻別為一篇」者合，即王筠以同韻自和是事實，只非次韻而已。武帝和詩已佚，但葉氏據《類文》對第二輪唱和的描述與筠序一致，則武帝以同韻相和亦是事實。因知所謂「能壓強韻」，至少指王筠長於疊韻的意思；同韻相和則創自武帝，即「詩人以來，始見有此體」之意。葉氏對此未加甄別，使「上蓋欲自出奇，後遂為格，乃

知史于諸文士中獨言筠善押強韻以此」的判斷失之含混。至於以出韻和分韻爲強韻則是後來理解，梁代尚無此意；特別是當時盛行的分韻賦詩風氣，應與王筠無關。在唱和詩中強化用韻的地位，在當時是一種新奇的技巧，在詩史上是對唱和詩創作方法的重要貢獻。《蔡寬夫詩話》批評說：「前史稱王筠善押強韻，固是詩家要處，然人貪於捉對用事者，往往多有趁韻之失。」但已是另一個話題了。《唐詩紀事》卷六四稱「《梁書》云：昭明善押短韻，吳均善押強韻」一語，顯然也是錯誤。

王筠應和酬唱詩的成就不高，但與吳均的唱和組詩《和吳主簿》六首與所擅長的閨情題材與柔婉風格相通，又是一番面貌，也另有淵源。王筠還有五言詩二十三首，包括樂府古題七首；另有七言樂府、六言、楚歌各一首，及雜言二首，多是閨情與詠物題材。若將《和吳主簿》按題材納入，則閨情詩是王筠詩美風格與成就的主體，很少專事寫景，大多語言清新秀麗，音聲婉轉，風格柔婉細膩；尤長於經營末句，有餘音嫋嫋、風情搖曳的韻味。《詩品》說沈詩「長於清怨」，文辭工麗，善寫戀情，應對王筠有所影響；王筠又在《哀冊文》中說蕭統「屬詞婉約，緣情綺靡」，大略也是自評。

如《閨情》：「月出宵將半，星流曉未央。空閨易成響，虛室自生光。嬌羞悅人夢，猶言君在傍。」刻畫思婦好夢初醒，猶自回味的剎那心理；以空閨成響，虛室生光表現思極入幻的感